

槐花开处是吾乡

■ 张颖

周末逛早市,有乡民摆摊售卖新鲜槐花,馥郁花香里,仿佛又透过时光缝隙,看见曾经的故乡乡烟。

早年间在我的家乡,家家门前都栽有槐树。故乡广袤的原野上,绿荫浓密的地方,必定是一个村庄。每年暮春槐花盛开时节,一串串洁白的槐花,在层层绿意的映衬下,吐露出迷人的笑颜。行走在村道上,仿佛置身花海,盛开的槐花如棉似雪,一朵朵、一串串垂挂在枝丫上,怒放于绿叶间,一阵阵清香随风飘散,整个村子都氤氲在阵阵槐花香里。成群结队的蜜蜂,熙熙攘攘地飞进飞出,一路上播撒下甜蜜的歌,嗡嗡唱个不停。

从槐花吐穗到满树洁白,终于可以采摘槐花了。看大人扛着竹竿,绑个铁钩,提篮挎筐往树下走,心里就雀跃起来。采摘槐花是个功夫活,最好是半开未开的花蕊,用铁钩稳稳勾住花枝,使巧劲轻拧竹竿,一根带着串串洁白的细枝掉落在地。这时候小孩子是禁止上前的,以免被误伤,只能在旁边发出阵阵惊呼,暗暗期盼着午餐时饱尝槐花的甜美和芳香。

槐花的吃法很多,可以做成包子、饺子,也可以裹上蛋液摊成鸡蛋饼,我最钟爱的还是最朴素的蒸槐花。水开后将裹了薄粉的槐花放进蒸笼,上汽不过半刻钟,氤氲的水汽托着清香弥漫开来,出锅后浇上拌好的蒜汁与香油,这春日限定的美好就化作舌尖上的狂欢。

槐树是一种常见树木,在我国大部分地区都有栽种。老人们说,村里家家户户种植槐树,不光因为槐花好吃,早年间青黄不接时可以充饥活命,还因为我们来自山西洪洞大槐树下。家乡至今流传着关于洪洞大槐树的传说,“问我祖先在何处,山西洪洞大槐树”,背井离乡的人们习惯在门前

栽种槐树,寄托对故乡的思念之情。

洪洞县是明朝大移民时期重要的集散地之一,作为地标的大槐树就成了集合点,一群群乡民汇集到大槐树下,又从这里散播向远方。今天在山西洪洞县,有棵被誉为“天下第一槐”的古槐树。相传这棵大槐树已有千余年历史,它见证了社会的变迁,承载着人们对故土的记忆和对未来的期望,成为许多人寻找家族起源的线索。

槐树是大地最坚韧的子孙,常常在主干旁侧萌发幼株。今天的洪洞大槐树或许已不是当年的那一棵,但它们必定一脉相承,生生不息。历经600多年岁月沧桑,它也不再仅仅是一棵树,而是成了一个活着的文化符号、中华民族根祖文化的“活化石”。

古人也爱槐树,它的地位早在周代已被奠定。《周礼》中记载,宫廷外种有三棵槐树,三公(太师、太傅、太保)朝见天子时就站在槐树下,所以“三槐”就成了三公的代称,槐树也因此被赋予了“官位亨通”的期许。后来人们盼着家中子弟成才,就在门前种槐树讨个好彩头,希望子孙有朝一日能位极人臣。民间又有“门前种槐,招财进宝”的俗语,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不同于春天捧出一树洁白的洋槐,周代“三槐”是国槐,夏季盛开淡黄碎花,秋天结出串串槐米,今天的城市绿化带中仍然常见它那苍劲的身姿。杜甫有《槐叶冷淘》诗,写的是取国槐嫩叶捣汁和面,做成碧绿的面条,再经冷水淘洗,佐以调料,得到一味清凉美食。那槐叶冷淘的清香里,藏着诗人对逝去的时光的思念和对现实生活的无奈。

周人树下论政,杜陵野老叶间寻味,今人则于洋槐花香里回味过往。树种不同,

渊源各异,但无论国槐洋槐,都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许。就像一个人无论走得有多远,飞得多高,内心深处的认同感与归属感,仍旧指向最初的那个地方;就像洪洞大槐树的移民后裔,或许不记得先祖的名字,却永远不会忘记“大槐树”这三个字。

如今在一些古村落里,或者古建筑院中,甚至在城市的小巷深处,还能看到苍劲的古槐树,每一棵都刻满了时间的年轮,历经岁月沧桑依然枝繁叶茂。人生不过短短百年,一棵树却可以历经千年时光依然风华正茂,成为绿色的文物、活着的化石。

除了文化象征,槐树本身也有很高的实用价值。它耐干旱、抗风沙,枝干高大,绿叶繁茂,就像一把天然的遮阳伞,守护着一方安宁。在河北邯郸涉县固新村有一棵古槐树,树龄已超过2000年,树冠覆盖面积半亩以上,至今仍然年年吐绿发芽,开花结果。它看过朝代更迭,听过金戈铁马,也陪伴着一代又一代乡民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。相传明末灾荒年间,乡民就是靠这棵古槐结出的槐米充饥,才得以存活。村民感念它的救命之恩,至今仍在精心守护。

穿越千年岁月云烟,槐树那粗砺的树皮,不仅流淌着生命的汁液,更奔涌着一个民族的文化血脉。如今,许多地方的古槐都被列入古树名木保护名录。人们日益深刻地认识到,守护一棵古树就是守护一段历史,守护一种精神。

如今的人们已无需槐花槐米充饥,故乡的低矮房舍早已变成了整齐的楼房,那些槐树也被各色缤纷的花树取代,唯有这一缕槐花香始终萦绕心间。无论是向往仕途顺遂,还是图个遮阴纳凉,门前那棵槐树,始终是人们心中温暖又踏实的存在。或许,读懂它我们就读懂了自己从何处来,又该往何处去。

诗和远方
就在家乡

春日读书

■ 张保泉

驱走春天的困乏
让书香萦怀
手捧一本书籍
涤荡着我的每一条血管
四月的春光明媚如洗

羞红了脸颊
被我撞破她的秘密
在偷偷陪我看书
一棵法桐亭亭玉立
起身倚窗

飘到我翻开的那页书中
带着她的一片心意
一阵清风袭来

历久弥香
剥那回在室内流淌
春的气息
我用它来做书签

天刚放亮,抬头还能看见亮亮的星。

娘揣上针线包,提了马扎,紧赶着去大码头上等活儿。小妹边走边扎紧头发,赶往纺吉巷的纺织作坊。一阵冷飕飕的风吹过,刘言冲着两个匆忙的背影喊道:“早回啊,今天是八月节哩!”

刘言将门前立着的扁担揽在怀里,下意识揉揉肩膀。屋里传出一个孩子的哭声,紧跟着另一个孩子也哭了。刘言心里烦躁,一跺脚吼道:“二妹,看好两个弟弟!”

刘言在盐市里做脚夫,每天连挑带扛运送盐包。刘言身板好,不惜力,加上头脑灵活,口舌也不算笨,在脚行班和各家盐铺子都颇有人缘,每天领的脚钱供着一大家子糊口。小妹做纺织的工钱是月结的,虽然常有拖欠,不过坊主还是守信的,总不至于拖到年关。刘言劝娘不要再做缝穷婆,风吹日晒地等那些破了衣衫或者掉了纽扣的船客,一厘、两厘地挣。娘不听劝,说:“多少总归是个活钱儿。”

刘言接连连往其昌盐铺运了十几趟粗盐。天傍黑时,他放下挑担,一趟趟背起堆在柜前的盐包,送到后院的库房里码放整齐。

“刘言,喝碗茶,收收汗。”盐铺的掌柜看他累得不行,忍不住招呼他歇息。

“不了!”刘言扛起盐包,两眼瞪着脚下,吃力地回道,“一歇,泄了气。”

里里外外终于收拾利落,刘言瘫坐在柜前,咕咚咕咚喝水,又拿肩上的毛巾擦擦额头,气总算喘匀了。

“谢李掌柜赏茶。”刘言站起身,“今年进的粗盐比以往多出不少啊。”

李掌柜面色正经,只当没听见。刘言用力拍着自己的嘴道:“咳,怪俺多嘴。”

李掌柜忍不住扑哧笑出声,说道:“这盐市都认你是实诚人,不多事儿。既然问了,不妨说给你听听。”刘言连忙双手捂住耳朵,李掌柜却来了兴致,得意地讲起话来。“啥叫买卖?低进高出,方做得买卖。今年大旱,濮县、冠县、堂邑,万亩地里泛起盐碱,粮食减产,土盐却产量高,家家户户淋盐,又都急于出手换钱换粮,所以这盐价啊……”

刘言不再听,双手打拱转身离开,只听后李掌柜敲着柜台唱道:“万亩良田不产粮,遍是白碱成盐仓;粗盐当土运我店,土里生银堆满床;当哩个当,堆满床……”

刘言行到僻静处,杵在一棵大树下发呆。

中昌府市面上的盐有精盐和粗盐之分。粗盐是用碱土淋出的土盐,课税后也能随盐商在各地买卖。

爹在世时,刘言跟着爹在乡下淋过土盐,把到来的碱土搅进水池,靠日照析出盐粒。爹做活精细,总是多两遍浸泡蒸发,淋出的盐不像别家的那般苦涩。

街上已经掌灯多时。刘言琢磨着李掌柜的话,掐着指头一番算计,惊得张大了嘴。他胡思乱想着,看着盐铺门前的桐油灯越变越大,越来越亮,直逼眼前。他不再感到疲惫,脚下生风向着果子铺快步走去。

几块香甜的五仁月饼,给拥挤的窝棚带来了难得的欢声笑语。

次日,刘言跟娘谎称脚夫班某家有了白事,要到乡下帮几天忙。他翻遍了家中所有的积蓄,又去典当铺当了些物件,便紧赶着去淋盐的庄子采买粗盐。

几天下来,连买带除,刘言竟在自家老宅里囤下百十个盐包。

第二年,雨水丰沛,粮棉丰收,盐价大涨。刘言屯下的粗盐很快出手,获利不下十倍。

这天一早,刘言死死挡着不让娘出门,让娘只待在家享清福。娘以为刘言烧昏了头,反复摸着儿子的额头。刘言把满兜的碎银和铜钱摊开给娘看,娘看得惊恐,深吸一口凉气。

“有幸听了李掌柜的生意经。”刘言兴奋得满眼放光,“这是儿子第一次做买卖赚来的,说不定将来我们也能在这城里开间铺子。”

“咋能挣这么多?”娘嘴里喃喃着,脸色越来越阴郁。

娘接连几日窝在家里,不声不响。刘言不免有些担忧,跪着求娘有事尽管吩咐。

“娘这心里就像长草,乱得很。”娘长长地叹一声,反问道,“你说那些卖盐的和买盐的,心里能好受?”

“一不偷,二不抢,这是做买卖啊,娘。”刘言一遍遍劝解道。

“一成利,大不了两成,咋也不能十倍的利啊。”娘快要哭出来,“好买卖不能乘人之危,不能祸害人呀。”

“这……”刘言不知说什么好。

“这几日时常想起你爹。你爹最大的心愿就是兴办义学,让孩子们都能认个字,算个数。你弟弟妹妹眼看着长大了,街坊四邻的孩子也是满街跑,哪有得上得了学……”见刘言有所触动,娘问道,“我儿何不放开心量,做些大事?”

“娘大义。”刘言郑重点头,让娘宽心。

刘言就近赁下几间瓦屋,请了一个教书先生,招来二十几个半大孩子。

义学揭匾时,巷子里挤满了人,官衙也送来了贺帖,长长的鞭炮炸响,比新铺子开张还热闹。匾上五个描金大字刻得潇洒——金生义学堂。

每天一早,刘言拎着扁担出门,娘依旧紧赶着去码头做她的缝穷婆,望着刘言大踏步前行的样子,娘总是喊一句:“啥也比不上俺儿心里生金哪!”

好好送别

■ 刘蕨莉

清明前半月有余,先后送别三位相熟旧友。年近耄耋者尚可坦然,仅达天命者不免多了唏嘘。纸灰未尽,新茶已冷;挽联墨迹未干,春花却悄然绽满枝头。或许,生命以最沉默的方式教人懂得:送别不是终点,而是将逝者活成心底的力量。

亦师亦友的一位教授,年仅五旬有余,因病辞世的消息来得突然,未能告别,总觉得像是过往每一次的畅谈过后,没有好好地道一声珍重,再会,总有那么一丝遗憾。

初次教授,是在朋友的一场聚会,这位谦逊有礼的学者像极了想象中的哲学家,对现当代的文学与历史研究侃侃而谈,醍醐灌顶般清晰了我懵懵懂懂的知识体系。后来因着共同的学术兴趣,我们渐渐熟络,相交

不多但却每次都有新的收获。从现代诗歌讲到当代思潮,从“面朝大海”的春暖花开开到“以梦为马”的忠诚信念,总能看到他眼神中闪烁着对文学的挚爱。

去年夏天,女儿面临学业选择的纠结,我向在大学任教的他讨教,教授不厌其烦地讲述良多,从专业课的选择到未来职业发展,甚至细致地分析了女儿学业发展的方向。再后来,一次活动需要专家指导,我相邀,教授欣然赴约,近四个小时的活动,他一丝不苟,认真点评。事后回想,或许当时他已患病,却丝毫不露半分疲态,他将自己的痛苦悄悄藏起,留给世界的全是温柔与担当。

再有教授的消息,竟是讣告。春日里,每根枝条的摇曳,都温柔得不像样子,风也柔和

得让人舒服极了,可是未能当面道别的遗憾,像细细的针,总令人有些隐隐作痛,也更让人明白,每一次的“再见”都该认真对待。

有朋友说,春暖花开,这个研究海子的人,在春天离开,或许就是最好的安排。“文学是照进现实的光”,送别真的不是终点,他的坚定和纯粹,激励日子继续生长成他希望的样子。

几日前,爱人也有挚友离世,他托着手机沉吟,要不要删除微信。我说,不要。一个人的真正死亡,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记得他的人不在了。余生还长,好好道别,是在这只有单程票的生命列车上,努力将一个“他”活成复数,在无数个“我”的选择中,悄然续写未尽的句读。

又见楸花

■ 张晓燕

车行驶在回家的路上,行人和车辆在身边一一掠过。专心开车的孩子爸爸忽然开口问:“那是什么花?”我向前望去,只见路边一棵棵高大的树,绿叶葱葱间缀着一串又一串的花。“楸花,这是楸花呀!”我惊喜地喊道。

那年的四月,在路上散步的我无意中一抬头,见到了楸花。一簇簇粉红色的花朵,被一丛丛碧绿的叶子托举而出,就像一团团粉色的云霞围绕在树端,如纱似雾,仙气氤氲。

有花朵轻轻滑过肩头,又轻轻飘落在地上。我捡起来细观:花并无颓败之态,像丝绸的质地,触感湿润细腻。花朵像个小喇叭,裂为五瓣,本是近于白的粉色,因花心有几道紫红色条纹和若干小点点,远远望去,就成了粉红花心和白色花瓣,与鲜嫩绿叶相映衬在蓝天下,色彩明丽,看起来赏心悦目。

这条路我已经走了很多年,两边的树也见了无数次,只觉得它高耸入云,挺直秀

顾,却从没想过这是什么树,更不知道它会开花。

网上一搜,原来这是楸树,名字生疏,但在我国却有着悠久的栽种历史,也是地球上存活上亿年植物中的“活化石”之一。楸树在中国文化中被视为长寿、吉祥和幸福的象征,既是优良的建筑材料,也可作观赏绿化之用,实在是秀外慧中,因此得了“百木之王”的美誉。

楸树也历来为诗人所推崇喜爱。杜甫有诗云:“楸树馨香倚钓矶,斩新花蕊未应飞。不如醉里风吹尽,可忍醒时雨打稀。”诗的意思是说,楸花啊,趁着我还在微醺的醉意里,你就随风飘去吧,我实在不忍心酒醒后看到你被雨打碎的模样。可见大诗人对楸花的欣赏和怜惜之情。

这么美的花,在身边开开落落这么多年,不但我从未在意,也从未听人谈起过,这应该和花开在高处、不容易让人看到有很大的关系。苏轼的“楸树高花欲插天,暖风迟日共茫然。落英满地君方见,惆怅春

光又一年”;韩愈的“谁人与脱青罗被,看吐高花万层”;“不得画师来貌取,定知难见一生中”都说明了这一点。楸花都开到云端上去了,如果不是“落英满地”,又无画家描绘,人与它很容易擦肩而过,只能再期待下一个春天的相遇。

也许它开花的时候我路过,却没有看到;也许它开花的时候我没来,再来时已过了花期。就这样,一年复一年。

恰巧那天路过,恰巧正逢花期,恰巧我抬头看见了它,一树的繁花让我惊艳,也让我喟叹,这么多年,错过了多少花开。

从那以后,每到楸花开放的时节,我便会来到楸树下,仰望、流连,但来往的人们行色匆匆,都不曾留意。他们不知道,只要抬一下头,就能看到美丽的风景。

今年有点忙碌,竟然忘了楸花的花期,如果不是正好路过,怕是要错过了呢。我贪恋地看着楸花在车窗外纷纷闪过,仿佛看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人……

